



孔 學 三 種

論語集解義疏

何晏集解
皇侃義疏

孔子家語

王肅注

洙泗考信錄

崔述考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

孔學三種 (全一冊)

定價大洋一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校輯者 蘇淵雷

發行者 陸高誼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

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王樹培

孔學三種序

孔氏之教，單體中國人心二千餘歲矣。其間嘗受御用，尊爲正學，聞望之隆，舉世莫並；然曲解譏彈，亦往往而有。身後榮悴，酷似生前，是非得失，迄未定論。今世學者咸唱往古學術，須重估價值，吾人爲發揚國光繼承遺產計，對此百代仰止之偉人，勢亦不容其任人毀譽；則本論世知人之旨，予以合理之評價，斯誠當務之急也。

晚周之際，生齒日繁，宗法漸壞，爭奪斯起。春秋多殺伐之文，詩人與板蕩之嘆，一時喪壞之士，各思以道易天下，顯學如林，而孔老墨三宗爲上首。老多危言，墨重苦行，孔氏則遜言慎行，切問近思，用心於民生日用之間，脩己治人之事，三者出身不同，學派斯異；老氏世守史藏，博習故事，故發言奇矯，思返太古；墨翟接近平民，對當時宗法社會之積習，深致不滿，故尚賢、貴義、節葬、兼愛，以視孔氏之尊親、長長、定分等級之教，而思恢復嚴正之封建社會者，區以別矣。三派徒衆遍天下，勢均力敵，孔學固未獲一尊之位也；觀其干七十二君不遇，退而講學刪書以終，亦足見其學之難行，不足以應當時激變之社會已。孟軻繼作，言博而辯，矯激之音，一變孔氏穩健之風；迨強秦一統，君權確立，荀卿學行，孔學遂變，博士具官，以吏作師，文字既同，思想趨一，禮樂制度，率宗儒術，至孝武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，老墨衰替，孔學獨尊。自茲厥後，世代一變，孔學輒一度動搖，不久又底於安定；魏晉之間，嘗受佛老之排擊，海禁既開，又遭新學之棄絕，然不旋踵而上唱下效，仍復其舊。是何哉？蓋嘗思之，要可言也。

中國社會自秦漢以還，二千餘年，朝代屢更，變亂紛乘，民族之藩籬，亦嘗折毀矣；異域之文明，亦嘗移入矣，然此二千餘年間所演之史實，幾如重規疊矩，若範以律例，則有如下一致之類型：

(一) 表現於經濟上，則爲封建社會之農業經濟；（其間雖有郡縣制與貨幣經濟等現象存在，然主要生產樣式，仍爲自足農業經濟，而階級剝削關係，則爲地主與佃農之對立。）

(二) 表現於政治上，則爲君主專制之集權國家；（不問國土分裂或統一，其爲君主專制則一。）

(三) 表現於社會意識上，則爲宗法與禮教。

(四) 獨占智識，不事生產，爲人主效勞施政者則唯「士」一身分。儒家實爲士之適當代表。其與帝王之瓜葛，托根甚深。

蓋封建社會，崇階級，名分，君權國家重一尊威權；然老氏主無名，齊差別，放任無爲，不利於干涉；墨家唱兼愛，重平等，尙賢任能，尤不便於專制，宜其不邀帝王之寵也。孔學則嚴等差，貴秩序，說忠孝，道中庸，與民言服從，與君言仁政，借助於宗法，歸結於君權，此其說於當時社會最爲合拍，帝王馭民之術，莫此爲愈，狡者遂竊取而利用之，以宰割天下。觀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渡河，及定大業，適魯而祀以太牢，一尊一卑之間，帝王之用心具見。故中國社會，封建之質素，一日不去，則孔學之影響一日不絕也。然自秦漢迄今，中國社會固日在轉化之中，非一成不變者；而與之相應之孔學亦日在蛻變昇華之中，呂種易羸，淮橘變枳，已非孔子之舊矣。此並行轉化之關係，齊貫中國之歷史，遂使社會形態與思想法式，呈錯綜矛盾之象，學者每苦於不得要解，坐使史勢不明，思路多梗，今人而猶陷於時代錯誤中，不免盲瞽之譏也。

往者譚嗣同嘗言：『中國二千年來之政，秦政也；二千年來之學，荀學也。』以今言釋之，則秦政者，即君主集權政治而以官僚組織補充之，蓋後期封建社會之政治形態也。按之西史，十六七世紀法蘭西諸國之君主制是矣。所謂荀學者，則指崇功利，法後王，尊禮法，尙干涉之政治學說也，實爲帝王哲學之典型，遠西有馬基弗利雅，霍布斯者，其選也。孔子唯言仁，孟軻兼言義；至荀卿直言禮法。謂秦漢後之孔學，爲陽儒陰法之學，亦不爲過。孔學範圍既廣，仁智者各有所見，導於時勢，乃成各派；其中惟荀學最能實用，遂得冒孔子之名而幸存迄今焉。方之歐洲之基督教，亦有同者。夫基督教，原始不過爲維持猶太之宗法社會以反抗羅馬軍國主義之侵略耳，其十二使徒，即猶太十二氏族之代表也，故其教義切實，最合平民信仰；迨後信奉者衆，羅馬君皇知摧殘無效，乃定爲國教，以收統一國家意識之效，寢假而變爲貴族教矣；降及中世，僧侶復割裂亞里斯多德舊說，以自

傳益壓迫異端，束縛思想，又成爲封建政治之工具；宗教革命後，清教徒益爲開拓近代資本主義之先驅矣。洎乎今日，且成資本主義罪惡之辯護人而向殖民地行其資本天國福音之傳佈焉。始作也簡，將畢也鉅，時則爲之，其功罪得失，未易以一人一宗論也。

孔學亦然：春秋時代，孔子僅爲一政治宣傳家，一教書匠耳，與老墨鼎足而三，大不得志，未受世人之尊奉也；戰國時世變日亟，縱橫名法諸家雜出，霸主方從事於兼并奪地，爭用其說，而孔學漸衰，雖有孟軻，亦徒逞雄辯耳。稍晚有荀卿亦宗仲尼，雜參名法，弟子李斯相秦，大用師說，博士置官，而孔學遂得確認之地位，然已非孔學之純矣。漢代雖尊儒術，言治亦不廢黃老，其後董仲舒陰陽災異之學，衍爲東漢之讖緯，去聖愈遠；後有今古文之爭，乃斷斷於文字章句之末，家法門戶之見，訓詁注釋諸學興而大義微言絕；自魏武諸葛，言治用申韓，士以事功爲先，儒行不振，左以遺，玄風大扇，佛老升座，孔氏退席矣。終唐之世，佛老最盛，而韓愈輩學術疏陋，徒爭道統，未足立儒學中興之基也。至宋而理學興，託始陳搏，寄言太極，濂洛關閩，各標新說，言心言性，誠有可觀，然人自謂得孔孟之真傳，不敢自居創獲，則又篤古之蔽也。陸王之學，自可名家，乃亦託之孔氏，陰取禪宗，陽加貶斥，亦誤於道統之見也。降及有清，漢學復興，率覃心於箋注，以破碎繁難相夸尚，真能發揚孔學之精神者，除顏李戴震各得其一體外，蓋未之全見焉。綜觀此二千年來之孔學，一變於荀卿，再變於災異，三變於訓詁，四變於心性，除其君權思想爲專制君王所片面利用，（如君君臣臣，原爲對待，專制君王則昧此理。）宗法思想爲社會保守派所變本加厲（如宋儒「鐵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等）外，其博大闊遠之大同思想與仁愛精神，蓋莫爲之表顯者。願此二千餘年陽尊陰抑孔學之結果，反使世人養成篤舊服從之奴性，而復假封建社會以一強有力之觀念基礎，根抵人心，則又不可諱之過失也；然此爲後學之罪，於孔氏乎何尤！

夫孔氏之政治哲學，因限於時代，固自有其弱點，吾人若利用其弱點而擴大之，或從而詬病，夫豈持平之論？是猶處今日而譏拍拉圖提倡奴隸勞動爲非理也。掩此不論，則孔氏之偉大，信有其歷史之意義。

古者世祿，子就父學爲嘯官，詩書多藏祕府，而孔氏刪定六藝而布彰之，令人人識前事，知舊典，九流自此作，世卿自此墮，上古文化，得孔氏而綜合，王官祕學，得孔氏而普及，功賢堯舜，豈偶然哉。僅此綜合文化與普及智識二事，孔氏在吾族文化史中之地位，已確立不拔矣。至其一貫之道，無間天人，以仁愛爲體，以忠恕爲用，則與物無忤，身觀不墮。三德三戒，足證定慧，四毋四勿，深得道心。臨川詮墨流之旨，觀雉與時哉之嘆，拈花微笑，予欲無言；浴沂詠懷，盡各言志。繫瓜不食，韞玉待沽，窮厄之際，不忘拯世，其天機之活潑與風度之幽默，又豈後世曲儒陋學所可望其項背哉。舉世哲人，差堪媲美者，惟一佛陀耳。

論語一書，適會多途：『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，事無常準，或與時君抗厲，或共弟子抑揚，或自顯示物，或混迹齊凡，問同答異，言近意深。』蓋七十二子之門徒共所護錄。觀其疏通物理，審度人情，必舉其微符而辨其骨理，信孔學之至也。昔趙晉稱牛部論語可以治天下，立其大者，要非過言。吾人如欲研究孔學，則論語一書，實爲要籍，而梁皇侃義疏，最稱雅博。晉十三家遺說，多託以傳者，侃復傳以釋典，時有勝義，宋世理家，多所取資，此書中夏失傳已久，近世始自東瀛流入，新安鮑以文氏會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，今抽印單行，益以孔子家語與崔述洙泗考信錄二書，顏曰孔學三種，將以爲世之研究孔學者之助。家語或稱爲王肅僞造，然多存漢人舊說，未可瑕棄；而考信錄一書，辨證史實，尤多新義，正足針家語之失，二者並行，庶幾不悖。

竊謂吾人研究孔學，亟應祛漢宋之蔽，息今古之爭，直從論語入手，六經僅爲副料，以其雖經孔氏刪定，要其思想系統，非孔學所能範圍也。根此立論，則一切舊說可廢矣。

此書頃將刊行，因略述二千年來孔學之變遷，與夫社會政治之脈絡，加以疏解，俾得還其真面目耳。僭妄之罪，所不恤也。

論語集解義疏

皇何

侃晏
義集
疏解

皇侃論語義疏序

宋咸平時。日本僧齋然。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。乃中國所亡失者。是時但藏於祕府。外人莫得見。久而其書復亡。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。曾莫爲意。未能使之流傳世間。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。如土苴之致不足貴。而輕爲棄絕之也。先是周顯德中。新羅亦嘗獻別敘孝經。亦云卽鄭注。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。豈不惜哉。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。云傳自高麗。其本世亦罕見。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。得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。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。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。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。欲大其傳。而不爲一邦之私祕。此其所見誠卓。而其意誠公。夫孰得而小之也哉。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。得之喜甚。顧剞劂之費有不逮。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。慨然任之。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。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。旣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。名不彰。人曰是鮑子之功也。以文曰。吾無其實。敢冒其名乎。謂文昭曰。是書梓成時。未爲之序者。人率未知其端末。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。則汪君也。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。則大府之爲之也。春秋褒毫毛之善。今國法已伸。而此一編也。其功要不容沒。子幸爲之序而并及之。使吾不尸其功。庶幾不爲朋友之所

譏責。吾始得安焉。以文之命意也如此。用是據實書之。若夫皇氏此疏。固不全美。然十三家之遺說。猶有託以傳者。爲醇爲疵。讀者當自得之。如或輕加摘撫。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。吾其忍乎哉。

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弨書

論語義疏敘

梁 皇 侃 撰

論語通曰。論語者。是孔子沒後。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。夫聖人應世。事跡多端。隨感而起。故爲教不一。或負屨御衆。服龍袞於廟堂之上。或南面聚徒。衣縫掖於黌校之中。但聖師孔子。符應顏周。生魯長宋。遊歷諸國。以魯哀公十一年冬。從衛反魯。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。門徒三千人。達者七十有二。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。而同人者五情。五情既同。則朽沒之期亦等。故歎發吾衰。悲因逝水。記夢兩楹。寄歌頽壤。至哀公十六年。哲人其萎。但背之後。過隙匠駐。門人痛大山長毀。哀梁木永摧。隱几非昔。離索行淚。微言一絕。景行莫書。於是弟子僉陳往訓。各記舊聞。撰爲此書。成而實錄。上以尊仰聖師。下則垂軌萬代。既方爲世典。不可無名。然名書之法。必據體以立稱。猶如以孝爲體者。則謂之孝經。以莊敬爲體者。則謂之爲禮記。然此書之體。適會多途。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。事無常準。或與時君抗厲。或共弟子抑揚。或自顯示物。或混迹齊凡。問同答異。言近意深。詩書互錯綜。典誥相紛紜。義既不定於一方。名故難求乎諸類。因題論語兩字。以爲此書之名也。但先儒後學。解釋不同。凡通此論字。大判有三途。第一

捨字制音。呼之爲倫。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。一云倫論二稱。義無異也。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。乃衆的可見者。不出四家。一云倫者次也。言此書事義相生。首末相次也。二云倫者理也。言此書之中。蘊含萬理也。三云倫者綸也。言此書經綸今古也。四云倫者輪也。言此書義旨周備。圓轉無窮。如車之輪也。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。言此書出自門徒。必先詳論。人人僉允。然後乃記。記必已論。故曰論也。第三云倫論無異者。蓋是楚夏音殊。南北語異耳。南人呼倫事爲論事。北土呼論事爲倫事。音字雖不同。而義趣猶一也。侃案三途之說。皆有道理。但南北語異如何。似未詳。師說不取。今亦捨之。而從音依字二途。并錄以會成一義。何者。今字作論者。明此書之出。不專一人。妙通深遠。非論不暢。而音作倫者。明此書義含妙理。經綸今古。自首臻末。輪環不窮。依字則證事立文。取音則據理爲義。義文兩立。理事雙該。圓通之教。如或應示。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。物有大而不會。小而兼通者。譬如巨鏡百尋。所照必偏。明珠一寸。鑒包六合。以蔡公斯喻。故言論語小而圓通。有如明珠。諸典大而偏用。譬若巨鏡。誠哉是言也。語者。論難答述之謂也。毛詩傳云。直言曰言。論難曰語。鄭注周禮云。發端曰言。答述爲語。今按此書。既是論難答述之事。宜以論爲其名。故名爲論。

語也。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。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。論在語後。應曰語論。而今不曰語論。而云論語者。其義有二。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。故以語在論下。急標論在上。示非率爾故也。二則欲現此語。非徒然之說。萬代之繩準。所以先論已。以備有圓周之理。理在於事前。故以論居語先也。又此書遭焚燼。至漢時合壁所得。及口以傳授。遂有三本。一曰古論。二曰齊論。三曰魯論。既有三本。而篇章亦異。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。合二十一篇。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。雍也爲第三篇。內倒錯不可具說。齊論題目。與魯論大體不殊。而長有問王。知道二篇。合二十二篇。篇內亦微有異。魯論有二十篇。卽今日所講者是也。尋當昔撰錄之時。豈有三本之別。將是編簡缺落。口傳不同耳。故劉向別錄云。魯人所學。謂之魯論。齊人所學。謂之齊論。合壁所得。謂之古論。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。無其傳學者。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。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。及前將軍蕭望之。少傅夏侯建等所學。以此教授於侯王也。晚有安昌侯張禹。就建學魯論。兼講齊說。擇善而從之。號曰張侯論。爲世所貴。至漢順帝時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。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。又就魯論篇章。考齊驗古。爲之注解。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。又有周氏。不悉其名。至魏司空穎

川陳羣字長文。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。博士燉煌周生烈。皆爲義說。魏末吏部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。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。又採古論孔注。又自下己意。卽世所重者。今日所講。卽是魯論。爲張侯所學。何晏所集者也。

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

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

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

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

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

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

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

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

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

晉廷尉大原孫綽字興公

晉散騎常侍陳留周瓌字道夷

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

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琰

右十三家。爲江熙字大和所集。侃今之講。先通何集。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探者。亦附而申之。其又別有通儒解釋。於何集無好者。亦引取爲說。以示廣聞也。然論語之書。包於五代。二帝。三王。自堯至周。凡一百四十人。而孔子弟子。不在其數。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。見於論語也。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。謂林放。澹臺滅明。陽虎。亦是弟子數也。

論語集解敘

魏 何 晏 撰
梁 皇 侃 義疏

敘曰。漢中壘校尉劉向言。魯論語二十篇。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。

劉向者辟疆之孫。德之子。前漢時爲中壘校尉之官。若今皇城使也。其人博學經史。孔子歿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。初爲魯人所學。故謂魯論也。 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

軍。蕭望之。丞相韋賢。及子玄成等傳之。

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。初傳魯論於世也。 齊論語二十二

篇。其二十篇中。章句頗多於魯論。

論語是弟子所記而爲齊人所學。故謂爲齊論也。既傳之異代。又經昏亂。遂長有二篇也。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。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。 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。昌邑中尉王吉。皆以教授之。

此三人傳齊論於世也。 故有魯論有齊論。

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。並行於世。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。 魯恭王時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。壞得古文論語。

漢景帝之子名餘。封魯。故謂魯恭王也。好治宮室。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。於壁中得古文論語。皆科斗文字也。 齊論有問王知道。多於魯論一篇。

既有三論文。皆不同。齊論長有二篇。一曰問王。二曰知道。是多魯論二篇也。 古論亦無此二篇。

齊非唯長。魯亦無此二篇。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也。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。

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。而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。斯可以從政矣。又別題爲一篇也。 有兩子張。

一是子張曰土見危致命爲一篇。又一一是子張問孔子從政爲一篇。故凡論中有兩子張篇也。 凡二十一篇。

古論既分長一子張。故凡成二十一篇也。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。

古論篇次既不同。齊又不同。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。兼講齊說。善者從之。號曰張侯論。

禹初學魯論。又雜講齊論於二論之中。擇善者抄集。別爲一論。名之曰張侯論也。 爲世所貴。

此論既擇齊魯之善。合以爲一論。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張侯論也。 苞氏周氏章句出焉。

苞氏苞咸也。周氏不悉其名也。章句者。注解因爲分斷之名也。苞周二人住張侯魯論而爲之分斷章句也。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。

訓亦注也。唯孔安國一人住解於古論也。 而世不傳。